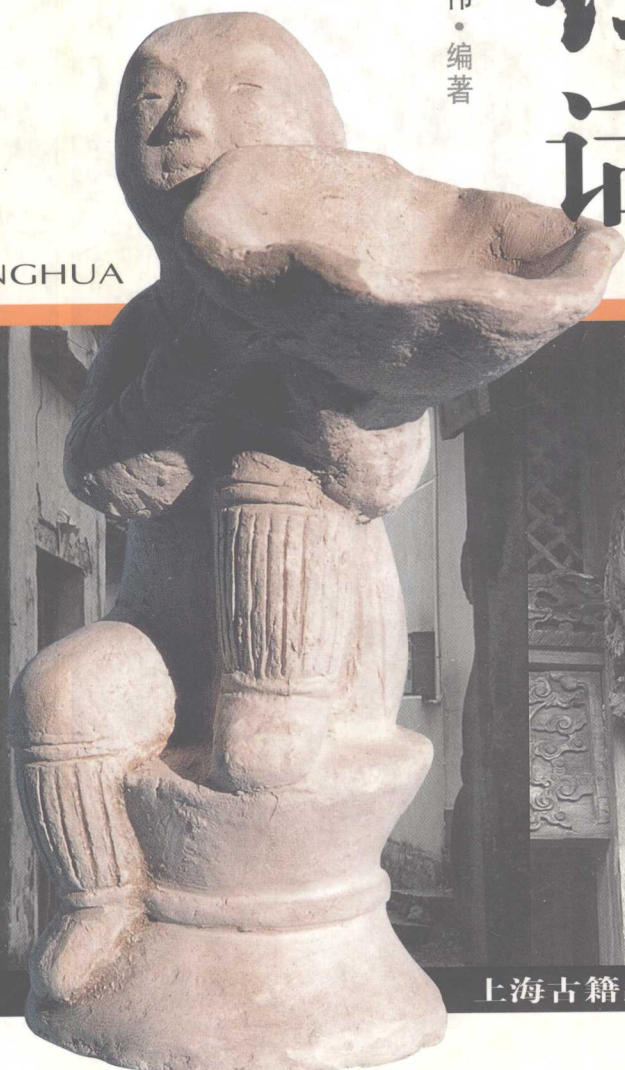


古瓷灯话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顾行伟·编著

GUCI DENGHUA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瓷话

顾行伟

· 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瓷灯话/顾行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25-3348-4

I.古… II.顾… III.灯具-收藏-中国-古代

IV.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7777 号

古瓷灯话

编 著:顾行伟

责任编辑:周小虹

装帧设计:姜一明

摄 影:潘文龙

电脑制作:DESIGN 日月设计

出版发行: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址:www.guji.com.cn

E-mail:guji1@guji.com.cn

发行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4.625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册

书 号:ISBN 7-5325-3348-4K·446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2662100



作者小传

顾行伟

1955年1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丹阳。主要从事散文创作,1978年2月在《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水乡田歌》。先后出版散文集《星期天我们在巴黎》、《晚秋偶赋》,并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创办《上海时装报》,任总编辑,1992年任劳动报党委书记、总编辑,1997年任文汇报副总编辑,1998年至今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总经理。

鉴赏陶瓷和收藏油灯是作者的业余爱好,油灯收藏已有十年历史。繁忙公务之余,作者倾其心血和精力,油灯收藏已有规模,此次编辑出版的《古瓷灯话》集中展示了陶瓷油灯部分,并配写了书中(除历代署名的诗文外)的全部文字。融实物图片、文字史料、文学创作、鉴赏考证于一书,将艺术性、观赏性和文学性组合为一体,非常适应现代人的阅读口味。

序一

(一)

收藏是一种雅趣。

旧时的玩家无端地空耗生命，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每每起早喝杯头壶茶，或吃碗头汤面。入座下来，便从偌大的长衫袖中抖出一个小东西，喂它一点吃的，……不知什么时候又从上衣襟里掏出一个紫檀木盒，那小虫似乎还没醒，便由主人们比试开了……

旧时的玩家为玩而玩，玩物丧志，玩却人生。而南浔小莲庄嘉业堂藏书楼主刘承干为藏而藏，只藏不用，最后也只是聚聚散散，空留书楼一座。

时下的收藏，其雅相对于俗而言。人生总有闲时，低俗的消磨实在是可憎的。人活着无趣无味，闲下来，不知所措，整天望着天花板，想着那颗牙松动了，一二三四数着嘴里还剩下几颗，实在是宛若行尸。尚有一二雅趣，或游山玩水，或丹青笔墨，或养花弄草，或收藏赏玩，皆怡心养情，年长者益寿，年轻者益情，年少者益智。

因收藏而深谙历史，因探求渊源而积淀知识；为渴求而终寻觅到的感到兴奋不已；为失眠招致擦肩而过的感到遗憾不尽；为一件东西去翻一部历史，为一段历史去寻觅一件东西，交错而无尽的往复，趣味越来越浓，雅兴越来越高，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无雅趣的收藏自然显得苍白，无雅趣的生活，人生要乏味许多。

这仅是我的一点感悟。



(二)

收藏是一种包容。

将生命以外的历史浓缩在一个空间，在现实的浅水区和历史的深水区泅游徜徉，把人生的闲时、闲钱、闲情糅合在一个点上，大俗而求大雅。精神的境界通过物质的直观得以承载，物质的价值因丰厚的文化内涵而体现。物质和精神真正从文明的切入口合二为一。人不能为生活盈实而丧失精神家园。

现代人也许不能包容现实，却不能不承认历史。很多在现实中解不开的困惑，便走进历史中寻求答案，手拿各种敲门砖，在历史的门槛上这里敲敲，那儿叩叩，作着现代人的诠释。历史被涂抹着，哪怕一碗一碟，一瓶一缸，真与假困惑着人们，赝品否定着真品，道德堕落者不断在制假，藏者的乐趣和智慧便在这真与假的辩识中得到满足和挥发。自信是在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收藏需要自信，但更需要智慧和眼力。

收藏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把散落的、割断的、零碎的收集整理为集中的、连续的、完整的，同时也是对人生性格、智慧的一种修补。冲动的叫你冷静，偏颇的让你全面，狭窄的让你宽容。



(三)

收藏是一个过程。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作为见证，作为过程，不求永远占有，只求曾经拥有。“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收藏者永远收藏着这条训诫。

深夜，经常的，我和一盏盏油灯在对话。论年龄，它在世已是我的几个人生，流经了多少人后才到了我这里，每盏灯都是一种缘。它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它会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在过程中，在我这里，呵护好，保存好，这是我唯一的权利。我凝视——我抚摸——我用手上的汗脂滋润着一盏盏灯，用浅薄的积累和资历揣想体味灯下发生的幕幕的情景：——

将士抚拭剑刃，准备着明天破寨拔旗的厮杀；

文人一卷在手，眉批轻点，期待发榜中举的一刻；

慈母银针乌线，缝补一裘的牵挂送子远行；

官吏接圣旨速征军粮，而百姓啼饥号寒不堪重负，愁煞到天明……

这灯下有诉说不尽的故事，百解不开的情结。为夜而累的是灯，为灯而累的是人……

人在过程中存在，灯在过程中长明。



序二

我在历史的灯下研读着灯的历史。

从火光源到电光源的跨越，人类化了漫长的时间，而电光源的使用也仅仅是 100 多年前的事情。远古先民燃起的第一堆篝火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燃起的第一支火炬告别了黑暗，拓宽了人类进化和劳作耕耘的时空。

灯从竹、木、铁、青铜、玉、银到陶、瓷，反映了质地的演进和发展。

燃料从动物的油脂油、蜂蜡到煤油、汽油反映了能源开发的进度。

从春秋战国青铜灯具所具有的挡风调光的灯罩到排烟防尘的导烟管，先人已经将灯烟污染的课题解决了。唐宋时期的省油灯，反映了蒸馏冷凝水与蒸汽循环系统的技术应用。而宫灯的制造和灯会的出现延续到今，历经千年不衰，成为节庆的一种文化。唐宋诗人均有精彩华章描述了当时火树银花，繁灯争艳的场面。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等。

灯究竟起源于何时？考古界专家一般都把它确定为春秋战国，然而就出土发现的战国灯具来看，其制作工艺和样式已经非常精湛了。显然，灯具的发展不可能没有过程，追根溯源，灯具的起始究竟何时？要推翻现有的结论，必须要有实证。而专家们也都以为，灯具的起源肯定要大大早于春秋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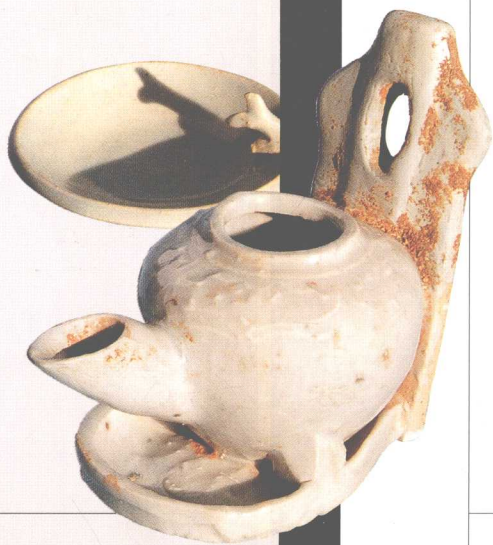
晋人王嘉所撰的《拾遗记》有记载：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公元前1001年即位），在车巡大骑之谷（指春宵宫）时，屡屡提到灯烛与灯光，因此书为一部志怪小说集，所说不完全可信。而《周礼》、《仪礼》、《礼记》中虽有“烛”字，与现在我们所说的灯烛概念不相同，仅是一种火把而已。《尔雅·释器》中说道：“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筵，瓦豆谓之登。”在周朝登与镡通用，即为现在的灯。如此说成立，瓦豆为灯，而瓦豆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商周。瓦豆又称陶豆，而现在出土发现的马家窑陶器中不乏陶豆。马家窑文化的发源地在西北部。属我国高原寒冷地区，火的使用一般推论来说比南方来得早。他们更需要火、保存火，5000年以前他们就能控制掌握和使用火源。烧制各种器形的陶制品，且用毛笔在陶器上描绘着各种母系社会生活的图案，能够有效控制火候温度，烧制这些陶器的温度都要掌握在1300度左右，日夜烧制。既然火的运用已经到了一种日常生活化的时候，灯的出现与制作已经不成问题了。从大量出土的陶豆来说，陶灯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用

品，要早于中原和南方地区2000年左右。关键是对这类陶豆在当时从实际使用功能的认定，一种作为盛食器认定，然而从已经出土的坛、罐作为盛食器，可能更符合当时的文明程度和生存状态，用豆作为盛食器从当时人类生活的消耗和饮食习惯还没有进化到如此精细地步。而将陶豆作为油灯来考虑，在当时更符合人类生活实际。乃至后来作为灯具出土的铜豆、陶豆、玉豆也是由北方逐渐传入南方。如果南方、中原地区把豆作为灯，而北方和西北地区把豆作为盛食器，这种解释不通情理，很难接受。作为灯，其豆形一直延续至今，只要是油灯，主体面基本没变。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没有足够的论据是不能确立的。而从已经成熟的战国灯具，认为是最早出现，似乎又否定了灯具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当时的文明程度和经济状况。而放在我们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陶豆的大量出现，其作为灯的功能，燃料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至今仍是谜。鉴于陶瓷灯在我国使用时间最长、最普遍，笔者编辑出版了这本陶瓷古灯，并将本书的第一盏灯定格在马家窑陶豆上。

目 录

序一	2
序二	5
瓷灯史话	1
瓷灯古话	33
瓷灯诗话	43
瓷灯志话	85
瓷灯对话	118
后记	134
名家印存	138



人类因火而发生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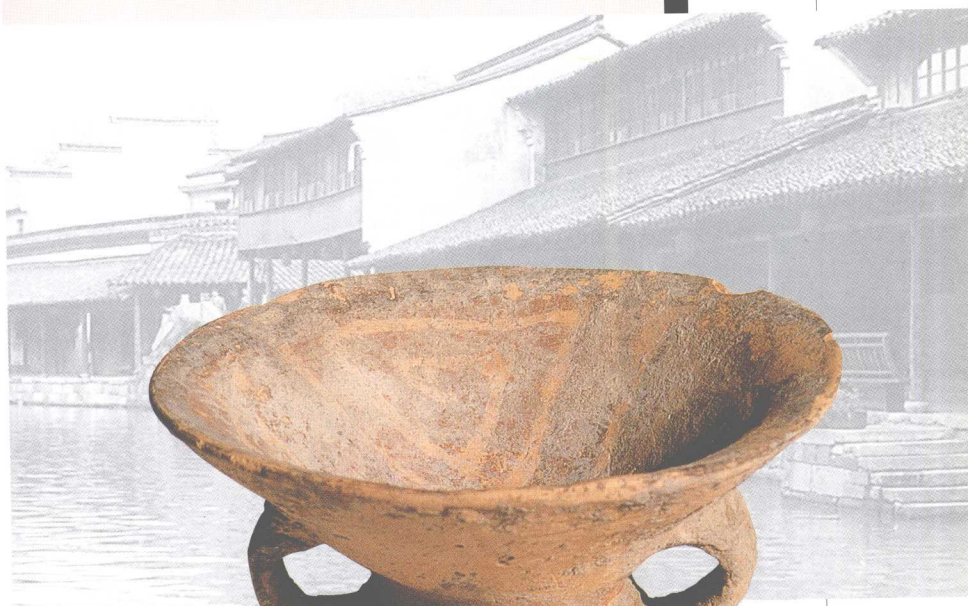
火的使用使人类社会产生飞跃。

170 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开始用火，是发现最早的人类用火记录。

50 万年前北京人已能保留控制火源。

风霜雨雪，长久不灭。——

由此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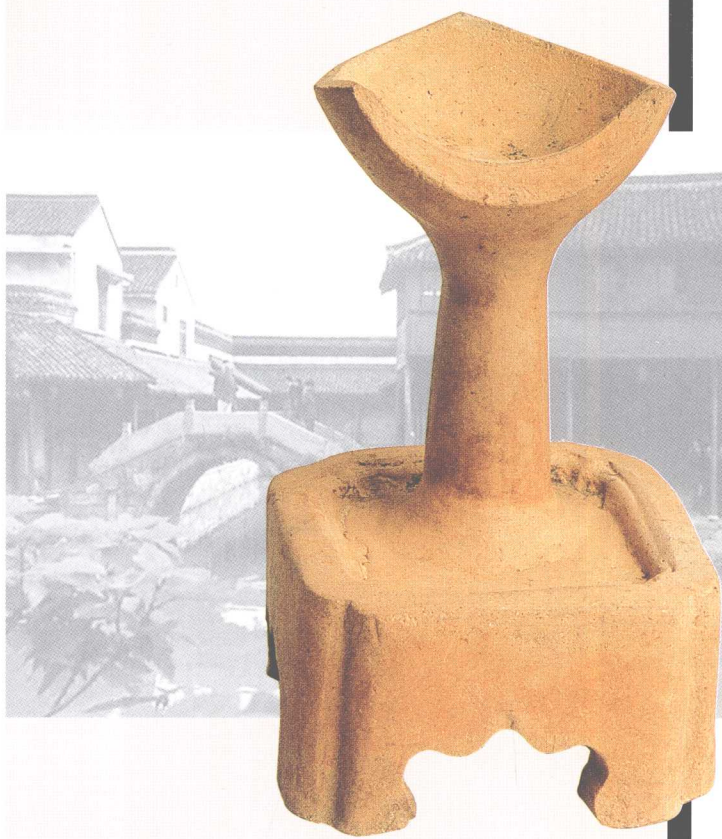
马家窑文化·叶纹彩陶灯盏(60×110mm)

发现火，保留火，采撷火，夜不再暗。原始劳作拓宽了时空，火把将人类从原始社会引领进奴隶社会。



西汉·回纹泥质灯盏(150×130mm)

人工取火，保留火种。用固定的工具保留火种，数代人的改进和演变，出现了最早的灯。



汉代·陶胎油灯 (140×90mm)

商周时代的《周礼》、《仪礼》、《礼记》中已出现“烛”字，此烛非灯烛，而是一种火把、火炬而已。

未燃的火把通称为燎，用于把持的火为烛，置于地上的为燎。



西汉·泥质灯盏(160×140mm)

宁夏海原出现的插入室内墙壁的油松树枝,江西瑞昌发现的用竹签燃照以及周代的火炬照明,为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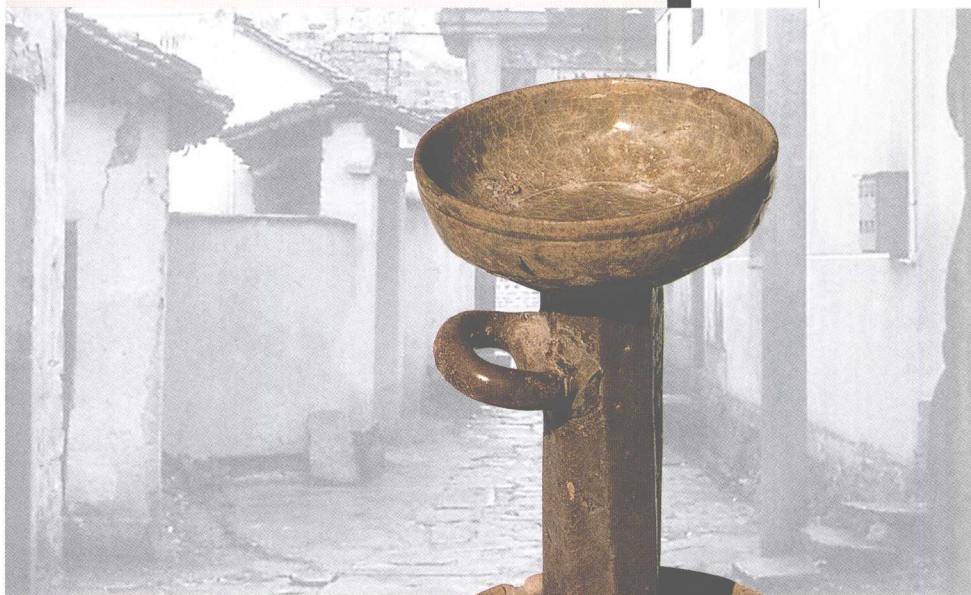
汉代·红陶盘灯(30×130mm)

迄今发现,现存最早的灯具
为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
“兰膏明烛,华镫错些”,表明
“灯”以文字形式记录史册。



西晋·越窑青釉灯盏(30×110mm)

周代“鐙”“登”通用。《尔雅·释器》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筩，瓦豆谓之登”。由此推断灯的形状是从生活器皿“豆”演变而来。



晋代·越窑双柄油灯(180×120mm)